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436
7580





黔南類編卷之三



黔南類編卷之三

啟類

上陳見吾中丞

陳某背逆天道毀謗大臣且父子濟惡威行邑里論
其罪狀死有餘辜臺下為民作主據除奸凶該州士
民莫不延頸凡在司府速宜奉令承教殪此大惡而
按察司遲回猶預不即成獄蓋欲效忠於臺下而不
敢以面從也嘗聞大明當天不與燭火爭照震雷奮
擊不同布鼓爭鳴其大小固殊絕也臺下控制三藩
宣威萬里謂宜兼容并包納汙含垢使人莫測示我



難量其明如日月之為照而所及者光被無私其威
如雷霆之為擊而觸之者無不亡滅是以邇無不服
遠則有望也今此惡孽何異醢雞而臺下不平欲聲
其罪竊恐傷日月之明而褻雷霆之威也揆諸政體
覺有未安初十日按察司稟白辭意應至而臺下開
懷受喜捷於轉圜德意如斯敢陳末議今望付之公
論一聽法司且聞訪單例已不行革前俱是免罪迹
其姦騙祇合去官內有重情尚無指證難遽成獄有
礙奏提別開告訐似非法紀干連人家不便營生就
使律應奏題在我已失先著苟非慎重恐不足以痛

懲奸究惠利元元將來啓狐疑之心滋忌嫉之口快

使律應奏題在戒己失先者苟非慎重恐不足以痛

懲奸宄惠利元元將來啓狐疑之心滋忌嫉之口快
護賊之黨開讐孽之端虧損威望關係不細按察司
所以遲回而不即成獄也嘗聞范純仁有言曰大輅
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若
子與小人相角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
雖勝亦非也古人知愛其身而不輕用如此本職與
左布政使鄔按察使徐連日詳議以為今日之事不
足深究奏提之說更望熟思前所疑黨惡生員夏誥
等早賜收復以施不測之恩拍繫榜可觀等或行赦
宥以開再生之路播然一舉之間而威照並行群心

協服鼓舞變化莫知端倪黠鼠雖奸必窮其技臺下
比德古人則純仁所言必有當於心者稍一轉後即
已仰揖高賢於數百載之上矣本職無任惓惓瀆冒
尊嚴無任恐懼

上陳見吾中丞

臺下憐念滇民年荒未貴嚴行禁酒以防阻饑自十
月以來令行禁止米價漸平近聞未來日少價值日
增省城軍民生藝涼薄啼饑號寒度日艱難職等備
員茲土目擊民隱實切痛心凡有所聞可以蘇軍民
之困者各行稟白六衛軍人趨事赴工此輩皆有父

母妻子所賴以供朝夕者也年來工程未完不得休

之困者各行稟白六衛軍人趨事赴工此輩皆有父
母妻子所賴以供朝夕者也年來工程未完不得休
息各匠作有手藝者雖貼一名亦不足以贍其家口
其元粗二者間各軍雇賃之費工緊則用二索以上
工緩則用索半有餘又有窮軍每月於管工官處納
肥三十索免其做工其不能完者則差軍牢催促每
軍牢一出必用肥一二索方免見官如無肥索責打
追併夫軍人每單月闕本色糙米七斗雙月折銀四
錢若值工緊之時以月未雇人所餘無幾而折色四
錢尚不足以備雇人之資是六衛軍人雖有闕糴之
名而實不得以供父母妻子之養厥心違怨所不能

無今未價日漸踴騰軍救貧死不贍若各工不暫停
歇恐饑者弗食勞者弗息役軍一十則千人弗得休
息也千人不得休息則二三千家口弗得食也以噉
噉待哺之人而加之雇賃細肥之費老弱之不轉於
溝壑無幾也且以職等管見揆之即今臺下新院除
門楣望室煥然一新其於廳政宴息之所俱已完美
不過補偏增飾宜在所緩况古人以興作為救荒之
一事者乃出在官之有餘以周在下之乏宜之此所以
相濟耳迺今則未然也伏願自今伊始至正月二月
暫且停工待三月時和麥蓄漸熟未價稍減再行鳩

工是臺下一出令之間而見千餘軍人不必家賜而

暫且停工待三月時和麥蕎漸熟未價稍減再行鳩

工是臺下一出令之間而見千餘軍人不必家賜而人盡之而無雇賃納貶之費是即所謂不費之惠也古人有云民勤於財則百事省民勤於力則工築畢正此時也近日巡院條約內一款募兵力不振內有終歲興工不勝其登築之苦等語然則臺下有撫安軍民之寄此更宜休養而慰勞之也聞臺下所役數亦不多而管工官員役占侵欺乃有此數前所積分給鋪行者難有數十餘金而不知此乃貧軍一家之口食也是數十金者在官府如九牛一毛而自貧軍視之則父母妻子所倚以為命未有既傷其命而不

夫人心者也管工官恐已徇私肆其故智方且效區
區之小技為容悅之和圖其報於臺下者如此其所
欺區而不報者何限也是管工官竊納肥之厚利臺
下召無窮之怨咨職等聞此曾為太息幸臺下之虛
懷納善而不以實聞是不忠也視貧軍之困苦而不
以上達是不仁也知險邪之側目而不以預防是不
智也不避忌諱披瀝上聞唯台慈鑒納

上陳見吾中丞

臺下憤北虜之動勦思象戰之長技建茲弘議曠古
所無職等聞之初亦歎異後思不便方欲效忠通陸

大參有言昔王杏里公建議於朝不蒙俞允遂爾中

所無職等聞之初亦歎異後思不便方欲致忠通陸

大參有言昔王杏里公建議於朝不蒙俞允遂爾中止昨聞尊諭似於前日之心復萌職等祿食茲土凡係地方大計不敢隱默古人有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恐貽謀不審將流禍無窮也若進象之奏得行終貽滇中無窮之禍何者土官教養戰象有如練兵每象一隻值銀五百餘兩彼既恃此以為長技則愛惜此物不輕與人苟年年進象以為常規則年年買象決不容已况差委買象官員挾權生事擾害多端土官夷性恐不能堪必生他變欲以禦西北之虜而先失西南夷之心此其禍所由貽而害所必至者也

臺下處置得宜料理曲盡几席之福似不必憂然明
者見於未形智者察於將至異日起釁召福安危所
係深有可虞臺下雖入總鉤衡恐勞軫念此可慮者
一也今進象之議或朝論未行或用而無效誠為地
方之福萬一禦虜有功邊方倚仗竊恐九邊之奏討
無窮土官之出產有限防秋事重刻限到京此時滇
中執事者何以能神運鬼輸不遠欵限又何能使土
官之恪共朝命應期而辦也夫竭朝兵之全力以禦
虜人尚不得志於一舉因西南之財力而奔走於進
象焉將來貽福何所底止也瞻前顧後亦宜預圖此

可慮者二也滇南至京間關萬里由永寧至荊州必

象馬將來貽福何所底止也瞻前顧後亦宜預圖此

可慮者二也滇南至京間關萬里由永寧至荊州必
用舟航水途則風波之險可虞陸路則跋涉之勞甚
久行走困乏水草不便多有礙於路者昔行保定道
中見金臺驛曾倒一象驛中官吏被解象人員嚇詐
幾死夫以平時解象尚爾驛駭今欽取戰象所過之
處豈堪擾害是戰勝之效未覩而沿途已消索矣此
可慮者三也聞此中土官用象亦因地形投之衝突
所向披靡若西北平原廣野而虜騎又千萬雲屯雖
驟數十戰象以陳之所當幾何且用象當鋒而勁兵
隨之故所向無敵今北方用兵雖列象陣而殿後之

兵有如土兵之捨死前進者乎誠知其不能也象能
衝鋒用人驅使邊軍見虜或立得定幸矣復敢驅象
以入必死之地乎誠知其不能也此可慮四也又南
北風氣寒熱不同產象地方多是炎嶠今京師象房
所養者早朝排列多擁重衾每至嚴寒尚有戰慄况
於塞外凜凜墮指列層恐象之不能保其生也况望
其奮威出戰乎此為無益五也當事諸臣或有為西
南遠慮不敢造端者或有以無益邊圍而嚴敝中國
者將所議如中軍大陣不為題覆此又徒作一場話
說而於嚴重之體有妨也由前言之則於地方有害

由後言之恐於西北無益推本而言之臺下魚名盛

說而於嚴重之體有妨也由前言之則於地方有害

由後言之恐於西北無益推本而言之臺下魚名盛
矣或不必藉此以效忠也職等又有說焉昔花藍夫
人詩曰六十萬人俱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譏官軍
之無所用也今朝廷歲用三百餘萬以饒九邊士馬
不能禦虜而取戰象於滇南萬里之外以為捍禦誠
恐北虜笑中國之無策而守邊將士又恐臺下之
輕己真無一箇是男兒也昔日王杏里公有言於朝
不允所議今可復蹈之乎聞陳淳潭公以雲南產金
每年進採辦金六百兩說者以為欺罔朝廷貽害滇
土士論憤懣流傳至今願臺下為滇民造福以淳潭

為戒幸甚

上陳見吾中丞

職至此嘗聞朱大參有云撫臺吾楚人傑也職對云
此豈唯楚人傑乃當世人傑也職自去年又六月到
任及今半年凡明臺心術器量經濟文學竊以為當
今有數誠願學而未能每侍教之後嘗對鄔方伯朱
大參嘖嘖稱歎以為士大夫正直忠厚如明臺者海
內不多得也昨徐憲長所呈裁革刷填官事明臺未
察其心或形於文移或發之言論者高明自有所見
善傍觀而側聽之其所以為徐憲長不安者什一而

為明臺不安者什九也今願竊有請望虛心降氣而

善傍觀而側聽之其所以為徐憲長不安者什一而

為明臺不安者什九也今願竊有請望虛心降氣而
聽之職今日所言若欺悖明臺而黨於同僚甘受神
明誅殛不得生還鄉里徐憲者受知於明臺有年矣
明臺閱人多敬歷久各省二司之中如徐憲長之公
忠直諒者可多得乎明臺之於徐憲長言聽計從相
待一體不可謂不相知也徐憲長自以為希濶之遇
值滇中積弊之餘凡所聞知悉心建白蒙虛懷採納
悉見施行滇中父老子弟不稱徐憲長之能言而成
頌明臺之能受秦誓所稱休休之臣豈必事事親為
之哉正以其不自用而用人此所以萬世而下服其

有容而抑其盛美也。職等在此，深幸明臺率作於上，而諸賢感奮於下，以為一時得人之盛。前此未有不意誠信未孚，下情難達，詢謀實本於僉同，罪責倖蒙乎宥免。揆諸道義，實切不安。初五日，徐憲長面陳方寸發言，而明臺聽聞辭色不善。所云王陽岡云云，專為徐憲長而發。職等相顧不覺失色。明臺平日開懷受言，轉圓難喻，其速今或有先入之說，故辭色異常。本日行司憲牌，已知事體未妥。初六日，宣示三司首領，殊切痛心。至云裁革明臺下，柴炭此等語言，驟聞殊可駭異。細察全是虛誣。請觀申文所云，是否裁革。

柴炭徐憲長縱是妄言，決不舛錯。至此且一人意見。

殊可駭異細察全是虛誕請觀申文所云是石裁革

柴炭徐憲長縱是妄言決不舛錯至此且一人意見
或有悖謬二司諸人亦少有知豈敢雷同附和自甘
欺妄明臺深信先入之說致疑會呈之言且獨歸咎
一人言頗傷易詩云嚇嚇師伊民具爾瞻明臺一言
一動瞻仰者象若如對三司首領之言此不足以見
徐憲長之失而明臺所損寔多語云駟不及舌惜焉
不能追之也今明臺懷疑積忿之日正智士銜口紺舌
之時否則唯唯諾諾阿諛順旨而已若然則自處
皆如婦人女子而豈士大夫之以德義相與者哉職
等惜徐憲長之公忠直諫而無以自白於明臺臺下

之光明博大而不免蓄疑於賢者此所以日夜痛心而不能已於言也職又思得徐憲長自執憲以來凡於勢豪巨惡毫無假借此其所切齒而拊心者近日條陳地方敦正風教事宜及不許違例受狀此等舉動皆前此執方之司全軀遠害所不敢為者觀徐憲長節次呈文可知矣本官為民除害奮不顧身其於報國之忠得矣其為身謀則拙也讒邪每欲離間苦無其由今假革刷壩之名遂造無根之謗有云徐廉使節省裁減要革軍門柴炭又云滿城皆是按察司告示不知有軍門以此中傷真為巧計臺下不虞其

詐便爾動搖此善人之所甚憂而護人舉酒相賀以

告示不知有軍門以此中傷真為巧計臺下不虞其

詐便爾動搖此善人之所甚憂而讒人舉酒相賀以
為計行也夫地方之所以畏服明臺與明臺下之所
以又安邊徼者無他唯是撫按同心同德與三司上
下和調此天體所在也今讒邪離間之計得行賢者
忠告之言見罪此後直諫之士不敢求通執法之司
因而解體明臺孤立於上而二司觀望於下是讒邪
之計日滋而滇南之禍可虞也明臺聰明絕世言念
及此當為惕然職等誓竭忠貞報效左右雖蒙譴責
不敢二心蓋人臣之義先國家之急而其餘固可緩
也至於刷壩官之為害人所共知職等此心天日共

鑒明臺若悟反問之情細觀申文所指則職等忠愛之心讒邪欺妄之說孰虛孰實此不難辨及今職等不直言開陳明臺不早回德意恐徐憲長義不苟容則職等難靦顏在位若然則讒邪之計逆而滇南之事去矣此職之所日夕憂懼而寢食靡寧者也昨者假陳楠之名以謗明臺致明臺不勝其憤而惡陳楠今者以徐憲長僭通明臺致明臺不勝其憤而疑徐憲長竊以為惡陳楠其失小疑徐憲長其害大正月元日震雷有聲觀之占書云主一方不寧各徵在茲變故不小若夫轉災為祥調元贊化是在明臺一人

此又職之日夜翹企而又恐其人微言輕不足以當

變故不小若夫轉笑為祥調元贊化是在明臺一人
此又職之日夜翹企而又恐其人微言輕不足以當
聽聽是懼也臨發慟哭不知所云唯明臺鑒察職無
任預越待罪之至

上曹雲山中丞

職自侍教以來凡政體民情明罰飭法之要俱得聞
所未聞而言動威儀出於文有道者又每日師法受益
無量官途值此誠為良覲而惓惓告去似非人情
但念萬里孤身離家兩載終日碌碌苦無寧暇心志
疲於酬應精神倦於簿書夜卧不寧每自悼數人生
富形宇內能有幾時七十稀年此去不遠不於此時

保終性命存神養和猶爾貪位慕祿溺而不止竊恐
非古人止足之道也職籌慮再三審處已決故敢具
呈鈞臺至於文移所不能盡者畧陳於此伏唯鑒察
愚悰會同按院即賜會

題則知己之愛逾於一歲九遷其官矣職無任祈懇
之至

上曹雲山中丞

六月間蒙本院案行本司議處解金事宜向因司事
繁多未暇籌度然每一念及常是熟中近因在衙調
攝檢尋歷年故牒彙括各屬申文仰遵本院教旨冒

昧具陳竊以為此事關係滇民利害頗大蒙兩院注

攝檢尋歷年故牒彙括各屬申文仰遵本院教旨冒
昧具陳竊以為此事關係滇民利害頗大蒙兩院注
念地方亦深有司官員拭目以望院司之施為各屬
夷民延頸以待上司之救拔望早賜會
題以安人心此本院開府滇南第一事也即今本院
遣臬司承差趙嘉會北上望少延數日同按院會過
將此本付本役齎進則封章出金馬關而全滇夷民
即有安堵之望矣

上曹雲山中丞

昨大理府同知楊震宇稟稱迤西地方買金事向者
大理府因軍民不肯承買不得已申請軍門於官價

六兩三錢之外加五兩七錢共銀十二兩買金一兩
軍門不允止加銀一兩七錢於稅糧上均派文書到
府軍民畢竟不肯承買府官稟知分巡道許各州縣
量行幫貼此言一出金戶紛紛告貼凡民夷得過之
家搜括幾盡真是鷄犬不寧處處騷動楊同知言土
官坐觀成敗袖手旁觀恐夷民不堪剝削萬一搖動
福且不測本司聞此痛心疾首按院東巡速回專為
料理此事因有地方陳言暫爾停歇今時則可為矣
聞按院十五日審錄向後不及為此今望會同按院
須於十五日以前具本具摺差人北上此係地方要

危重計得早行一日則地方早解一日倒懸切以審

須於十五日以前具本具摺差人北上此係地方安

危重計得早行一日則地方早解一日倒懸切以審
錄之事極可緩而此事誠燃眉之急不可遲也軍門
開府於茲此等迫切之事當如拯焚救溺方是知所
先務而其他則固可緩也一本不已須再言之此是
人臣乂安地方本等職業失時不為則明年三月又
該行文各府採買隆慶七年金兩矣

上熊鏡湖中丞

竊聞諸葛武侯所以能成匡劉定漢之業者唯在於
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故萬世之下論奇絕
人物者必歸焉臺下平倭之畧著在東吳邇來縉紳

大夫語知兵曉將者指不多屈四月二十二日本
司往詣西廣軍門亟稱臺下博大忠誠足以寄東南
之重而粵中人士引領台駕如大旱之望甘霖邇來
採之輿論咸稱臺下斷多於謀雖有忠言不蒙採納
臺下知慮深長曉暢軍務於凡一切淺近之論不足
以塵諸聽聞故屏棄群言獨特剛斷本司每聞輿論
咸抱隱憂二司在此歷任年久熟識賊情素負遠略
者各有其人而地方士大夫抱柔粹之憂者其深謀
遠慮未必無可採錄今望謀先於斷聽納羣言夫愚
者一得尚有裨於大智兩司及鄉士大之言亦可以

裨益聰明由今以後望善與人同棄聽茲觀以成大

者一得尚有裨於大智兩司及鄉士大之言亦可以
裨益聰明由今以後望善與人同業聽三觀以成大
智即今惠潮之行臺下軫念地方身先將士雄謀獨
斷人所難及昨者兩司面陳願乞慎重而地方有識
人士亦以為臺下此行未審勝算如何恐點賊未即
誅夷則臺下何以退駕且今臺下東行俞總兵不久
往福萬一點賊乘虛如前入犯而都司白翰純三枝
兵船決不能支臺下孤懸潮陽何以籌畫地方失事
更有甚於六月者若然則臺下東行或未有成功止
於損傷威重萬一點賊入犯地方之變熟誰支持意
外之虞更不可測輿人之見杞人之憂莫不皆然而

臺下高見遠識必有超於恒情之外者則固非本司
之所能知也兩司在外俱欲進言而候見之時有言
難盡或有付之浩歎者夫臺下受

朝廷重寄以安東粵之民集衆人之思而成蕩平之
績此固所以繼武侯之芳軌也若如目前舉動似不
足以壓服人心自古成大功於時者必先得人心未
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成功立名者也望賜諒察乞慎
重以安省城百萬生靈之心以少徇士大夫嗒嗒願
留之念若夫台駕一出嶺東威靈赫奕猝過山寇或
收剿殺之功予以報捷京師少慰君相東南之望固

為奇絕憂之所得者小而可慮者大決知臺下智不

收剿殺之功于以報捷京師少慰君相東南之望固

為奇絕要之所得者小而可慮者大決知臺下智不
屑此而群情亦有以此見疑者本司凡有所聞盡以
上達幸不責其懇而少賜採納地方幸甚

奉劉見嵩侍御

職受教左右候已踰年中間受知寔深受益良厚豈
忍中道別去自取薄德之愆緣職自顧淺薄其去有
決不可已者出場以來屢與羅大參未憲副言之二
人雖蒙慰諭然士君子進退之義決之在己固不可
謀之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者是以直陳己志冒昧上
瀆然有文移之所未能詳者不敢不告職自筮任以

來自信朴愚昧守職業一無憑藉以至於今故自癸
丑年陞任廣西僉事至雲南副使絕無一書至京通
候是以四十一年蒙孫台公有論劾之疏廷論亦有
憐而惜之然至於用意扶植者則絕無其人矣是以
竟至黜罷隆慶元年南京科道不知何自誤辱薦拔
中間兩司應起用者有七八人而吏部推用止及本
職及王副使世貞顧副使問三人而已至於本職推
陞參政廉使於隆慶元年九月至次年正月蓋文選
武節菴謬舉也生平於武公絕無識面而誤辱見知
如此世途相值如節菴者能有幾人滇南去京萬里

而拙守故吾與時相違若此尚欲守升斗之祿以觀

如此世途相值如箭菴者能有幾人滇南去京萬里

而拙守故吾與時相違若此尚欲守升斗之祿以覲
餽於偉致之福哉吁此鄙方伯自信其不合於時而
決於大朝之後具疏求去也本職之所見亦若此而
已然本職所以急欲為此者蓋恐大朝之後或將本
職轉左或又遲遲不陞淹留在此而後來相繼臺下
者未知何如人中間事情千態萬狀難以預度故不
如乘知己在此求一結果仕官值此是好散場蓋臺
下人品海內所宗仁者一言榮逾華冢本職得此以
返初服亦榮於一歲九遷其官矣本職非不愛做好
官而材具菲劣無補明時故奉身而退進德脩業以

毋忝所生亦士君子進退大節也唯門下信其心不
違其志而慨賜允行幸甚或以大察在即難於題請
聖於十一月中旬差人候大察發榜後投進是在左
右曲成之而已職無任祈懇之至

劉見嵩侍御回啟

感承心教足驗真衷非不欲體悉至情將順高誼但
士君子出處大義自有其時故曰功成而退天之道
也若功未成則身未可退矣不夷不惠此聖賢居身
之珍也明公以至誠愷悌之心秉正直忠厚之德而
堅清脩峻礪之操此君子之所莫違而或俗人之所

未諒耳迺者方蒙

堅清脩峻礪之操此君子之所莫逆而或俗人之所

未諒耳迺者方蒙

聖恩起於衡門躋於方岳亦可謂知遇矣即今右轄
年餘建豎良多釐積弊以節公布之財辨官邪以壽
斯民之命持正誼以懾簪纓之心議典禮以變禮表
之俗培植官士以備棟隆之資撫安諸夷以昭舞羽
之化至於肫肫勸掖贊贊協恭無不欲同事者咸歸
於善此心此行當於古人中求之生面護者哉况
右轄之所建明者素位而有限節制之所昭宣者久
遠而無窮至是庶可以言行帛之功而此出不為無
據上不負于

聖恩下有辭於永世矣嘗考古人之出必將有所為
如安石之起於東山孔明之起于南陽皆自計其功
之必如此而後應人之聘等而上之則為草野之伊
傅岩之說矣此出處大義也豈有世方我用而必於
求退者耶此固狂瀾之砥柱要亦泉石之曾盲也生
茲月方及滿期尚未知何日可代所賴以長喜而寡
適者有明公在也又何忍棄生而為是舉哉生非不
可與共事者浩然之志其尚以生之故而遂止焉
何如何如所謂振而止者聖之徒也臨穎無任拳拳

荅劉見嵩侍御

初三日辰時忽奉大教讀之未竟不覺淚下職碌碌

荅劉見嵩侍御

初三日辰時忽奉大教讀之未竟不覺淚下職碌碌
薄識何敢當大有道與進如此少間貳司日僚至備
傳德意益切感激貳司復請所賜書彼此讀之咸讓
本職辱左右見知如此何忍言去嗟呼職雖不得遍
游列省獲交天下名公無於江浙滇粵之間亦嘗受
教臺中諸君子矣高明博大溫良方正有如臺下者
乎不務不伐禮下善讓有如臺下者乎貳司獲奉左
右真百年奇遇也夫君子難見良會難逢職之性豈
與人殊哉顧其中有不得已之情既陳於左右辱首
肯而垂聽之矣則知職非恚然忘情者至蒙諭以出

處大義

聖主恩深追之古人歸於大道莊誦至再昭若發矇
職也小人荷大有道開教至矣竊聞之高飛之鳥矰
繳不能及也深逝之魚甘餌不能誘也職如鳥傷矰
如魚驚餌故其為慮不越尋丈之間而大教所陳皆
出寥廓之外蓋地位不同故識趣自別局量殊致故
期待區分耳職今知過矣至於左右大雅奉以周旋
長善救失其益不細此職之仰賴於大有道者而自
謙云云此何異於江海之浩浩而資潤於涓涓之細
流也哉見教至此職何敢言去故鞠躬盡力不自便

其身圖此固所以報

流也哉見教至此職何敢言去故鞠躬盡力不自便

其身圖此固所以報

主上之恩遇而亦仰答知己之厚望也然人亦有言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
君子固有三功而報主者亦有知幾而保身者是以
為龍為蛇與道卷舒職一旬之內抱著問易者三而
神之命之也如嚮蓋謀及乃心決於卜筮而後敢告
於臺下也正月初旬望為職深計蓋培植善良調護
元氣固有道者之遠念也不任惓惓

奉許保守按院

職願去之志去年十月已具呈前院劉今年二月三

月又具呈撫院曹本院按蒞之初此念不已二司同
寅以為本院初至地方而本職冒昧為此事體不便
不得已勉強供職今又四月矣為國為民之念固不
能頃刻而忘於懷鞠躬盡瘁之心此是平生自負豈
敢苟求自便急於求退但衰年病體自揣甚明與時
相違又將馬往每誦歸去來兮一辭未嘗不嘆古人
峻節誠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思自顧駑駘下品孰能
勇赫不能自解脫於寥濶之野也况職萬里孤身離
家二載老妻終身卧病長男痲疾未瘳幼兒十八歲
以下者二人無人訓飭不免失學至於田園荒蕪亦

哲人所以浩然長往也職居人倫寧免內顧又况人

以下者二人無人訓飭不免失學至於田園荒蕪亦

哲人所以浩然長往也職居人倫寧免內顧又况人
生富形宇內能有幾時七十稀年此去不遠今為微
名拘絆碌碌終年精神疲於酬應心志耗於籌思每
夜卧不寧嘗自悼痛昔章楓山四十一歲便爾掛冠
職今日歸田猶濡滯十有七年矣苟仍貪位慕祿溺
而不止俯仰今古誠是汗顏審處已決故敢瀆冒文
移所不能盡者畧具於此幸俯諒愚衷即會同撫院
速賜

題請此乃二十年知己之愛也差去齋本承差許汝
登元即填給勘合一紙拱伺拱伺

奉許保守按院

本司於二十九日具呈撫院蒙知本司知去之念至
再至三久已相信但恐本院尚未見諒姑候東迺回
日面議方可會

題今特再行呈請乞即會撫院早賜

題請發勘合以便差人即此月望前差人亦須九月
終旬到京候

命至十一月中方可起行若候本院東迺回省則何
日是進金之期也二十年道義骨肉之愛比之撫院
相處數月者不同今撫院既已見信肯不逆鄙人之

忱而本院反以俗套相拘非真相知者也不避煩瀆

相處數月者不同今無院既已見信肯不逆歸人之

忱而本院良以俗套相拘非真相知者也不避煩瀆
再行懇

請唯憐念衰老不惜一舉手之勞為愛大矣

書類

奉高中文閣老

司馬復相海內屬心凡在瞻被之中豈勝快覩之慶

道也二字原書係
帶排作一橫

職遠處荒徼無由自通遙望五雲不勝馳仰恭聞相

度淵涵中外稱賀訪之輿人之論咸謂明年大察治

忽役闕若是非賢否付之公論則光明博大之業直

與伊周比隆而弼成

隆慶億萬年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明朝賢相孰與比倫若然近足以洗數十年之陋習
遠可以垂千百世之令名上有以副
主上簡在之盛心下有以答天下具瞻之雅望此固
杞人芹曝之忠亦台衡曠古之烈也謹因賫錄人行
奉候動止無任悚懼翹企之至

寄高南宇宗伯

昨午居家時曾辱翰教嗣后碌碌未遑借候亦以屏
居立契宜甘退避若求通於大賢君子之門似有干
進之嫌故不敢也燕門下福與太過善誠不敢當亦

不敢不勉以副明教今春正月自粵抵家有自京師

進之嫌故不敢也然門下福與太過善誠不敢當亦

不敢不勉以副明教今春正月自粵抵家育自京師
來者詢知台候納福茲海內士類之所祝願况同鄉
同志豈勝慰悅許道長頗有志向而學識未廣故令
之造見門下蒙與其進而更得賜之教言則所以培
植善類而願忠

主上者固純臣之絕業也善閏六月二十二日至此
蒞任茲因承差赴京附此申候諸唯台慈昭原

寄萬履菴少宗伯

自貴陽違教忽逾十一年矣門下官輒所至每會縉
紳頗知動止之詳惜無由一聆謦欬且未遑借候為

歎昨年小兒至金陵猥辱雅情不殊子姪之愛感荷
何極善幸際休明再叨任籍去年正月抵江藩四月
往東粵今年六月至滇雲深愧菲才誠無寸補每見
江粵之民與貴陽人士至今猶頌盛德不衰也許道
長三心誠實而學識未克故令求教門下此君心極
虛而氣性受累事頗銳而尚鮮安詳門下信其求教
之心得賜剴切之教彼必恭敬奉持不自外凡此善
類門下培植數人以為他日國家之用此善之所以
惓惓也唯台慈矧原

寄譚次川司徒

昨在粵時承翁不遺舊文惠賜書問開函捧讀如聆

寄譚次川司徒

昨在粵時承翁不遺舊交惠賜書問開函捧讀如聆
德音十二月初自五羊發舟今年正月終返舍未遑
脩謝竇抱深歉方今

聖皇登極起用舊臣而翁以碩德擢居大位自翁得
舉而海內脩正之士勃勃然有彈冠結綬之思矣嗚
乎安得脩正之士盡如我翁者以弼成一代之盛治
也哉過南雄時得會林太守此若仁厚而薦明者也
地方幸有賢守與昔年純盜虛名專事掠取者殆若
天淵為翁桑梓誠足慶幸

寄王竹巖廷尉

善自四月入嶺南初政碌碌未遑脩候深用為歉舍
弟師亦有書來聞知道履迪吉豈勝慰悅近得師報
知陝西災變異常即今韃虜寇擾夏時如我翁者懸
知寢食弗遑弟未知今秋安攘之畧何以為計粵中
山海之寇縱橫出沒惠潮雷廉無有寧宇民生憔悴
帑藏空虛昨者查盤之使一行而藩司之存積者僅
四萬有奇耳近發湯總兵往福建造舟計用此數而
藩司之積空矣地方猝有警報真是束手無策潮州
居民如坐湯火中善竊以廣城士民亦猶厝火於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也我翁素有四方之志或當途諸

公議及幸以此方為念豈惟士民之幸舍弟師頗知

新之下而寢其上也我翁素有四方之志或當途諸
公議及幸以此方為念豈惟士民之幸舍弟師顏知
向上翁推愛與追感荷多矣臨書無任惓惓

寄張鶴樓中丞

去春承差自贛回辱惠賜書問深荷不遺我翁盛德
雅望海內所宗而葑菲不遺虛懷若渴此江海所以
為百谷王也然則海內所稱人倫冠冕舍翁其孰與
歸至於篇中見教之言勉其同歸於善善雖不敏當
匪勉終身不識何日追隨杖履終教左右也風便謹
候輿居不悉

寄孫前峰司成

四月間承惠書促不才上任此鄙意也去冬在廣東
有滇南之擢私喜以為再遊舊任獲見士民此誠樂
事况昔年待罪來行滇中士民無不痛屈昨蒙起用
無不痛慶及聞復至滇雲則人心踴躍無不喜其來
而竊悲其晚不才入城之日父老子弟大小縉紳歡
欣鼓舞有至泣下者然則善此行豈偶然哉前月二
十一日入滇二十二日履任獲見邸報知晉擢司成
殊慰夙望今先公昔以名德為
國輝光我公紹承家學先後競美
命下之日懸知朝號得人固不止一家一浙之光已

也我公何以報

命下之日懸知朝號得人固不止一家一浙之光已

也我公何以報
國乎陳執中吏目孫承令弟惠寄書問便中幸一
道及去春三月在江藩見會試題名深惜令弟以為何
故不第也至粵中數月方知改今名則方大喜曰失
其書願賀蓋緣於此我公已悟舉白之失矣如此良
方曾授之令弟否令先公為世名臣我公為時具瞻
而令弟不為名顯令非名家子也幸以此意達之何
如

寄孫前峰司成

此月十一日承差自京回得來書深荷雅愛前峰白

來脩身慎行且尊翁蔚為儒宗司教成均後先競爽
本朝稱名家者唯八閩之林與姚江之孫而已傳之
信史誠為美談善嘗聞之君子非無位之患而能立
乎其位之難

明興二百年來為太學師者多矣先朝則聞章楓山
陳敬宗近代則推呂涇野此外鮮倫焉三公道為國
輝光學為人師法者無他道德有於身而已前峰家
學相傳業已有素但今日提掇人心陶鎔善類恐不
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逸志又
有出於規條教令之外者前峰必有以達此矣儀刑

先哲以垂範后賢使一時人心士習翕然歸正固養

有出於規條教令之外者前峰必有以達此矣儀刑

先哲以垂範后賢使一時人心士習翕然歸正固養
士者之責也昔歐陽子之門人以通經學古為高以
濟時行道為賢以死顏取諫為忠士能明此三者然
後洗滌琢磨他日可以備國家之用而今之士則有
難言者矣比年思貢可謂盡天下之賢才養於胄監
可謂極一時之盛美季考所錄足以見盛世之光華
然區區所見則以為如歐陽子之門人方足以言真
才養之於太學者必有若人方可以許其為王國之
碩耳優等所批皆一時獎進之意至於品藻曲當信
非宗匠不能善則以為月書季考評品高下者堂官

之責也明道德以淑人心端軌範以三身教者大司
成之責也尊卑不同體要各別就使獎進人才中間
批語恐須並嚴渾厚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或不在
於多言也細讀批辭多欠莊雅如云希代奇珍風世
正鵠如云他日必有重名盛業如云壓倒萬人如云
三鼓得之令人不敢寐等語此考試官閱卷之辭非
國師嚴重之體試觀會試批卷可知矣其在經房者
頗詳而主考則簡非惟勢有不及蓋亦理所宜然若
使主考過於褒揚人必以為太褻昔者三家之村有
人出市見一金則目眩心悸以為奇寶也富家大賈

寶藏小積者出見異物若固有之何者其所挾持大

人出市見一金則目眩心悸以為奇寶也富家大賈

寶藏山積者出見異物若固有之何者其所扶持大
也前峰讀□中祕書有年閱海內賢士大夫之文熟
矣於此目眩心悸宗稟過獎毋亦類三家村之見乎
恐有識者觀之得以窺其淺深也古語有云士脩於
家而壞於天子之廷夫云脩於家則亦素知愛惜名
檢者矣入朝則易壞如此玩據紙上之數陳而遂許
其終身之事業切恐無以副今日之所期也今後批
卷幸宜鄭重先器識而後文藝此亦造士者之律令
也前所陳說似迂濶而遠於事情苟非知言之君子
則亦莫知其所謂也此唯老窮為能言唯前峰首聽

之耳。夔夔之害，幸已痛懲。至於詩文之應酬，徒喫精神，無資實用。乘此壯年，專心內養，上論古之人，而論其世，以求其本焉。庶幾此生為無負，庶幾足以為天下之善士矣。前奉自此位，益尊望，益重行，將居伊傅周召之位，願務伊傅周召之學，庶乎民不失望耳。唯垂聽而努力焉。

寄湖廣學憲姚禹門

昨承差過，常德曾具一書附馮南台轉致，諒入台覽。嘗聞楚人言者，時士人為文多不去陳言，而鮮有理致。自喬三石督學之後，始知作文要妙。近日科目之

盛，豈謂是耶。此中地大濶遠，巡行甚艱，諸生有數年

致自奮三石督學之後始知作文要妙近日科目之

盛豈謂是耶此中地大濶遠巡行甚艱諸生有數年
不經歲考童生有既壯不蒙一試者况又不暇悉心
校閱使諸生挾片善寸長者無由以自見我公壯年
雅望負此重寄願應覽郡國遍試後髮使其懷奇負
異久屈田里者一旦脫穎而出使我公收知人之明
其於榱桶中材樗櫟下品亦鑒識區分使之各有定
位而不相淆亂此在聚會精神平心定氣儒生伎倆
蘊蓄不多今或以數言之得而拔實前行因數言之
疵而屏斥劣等凡此皆非也數言可採勿當觀其全
篇又須參其全卷如此則人無僥倖數言可疵亦須

首尾參看如此則無棄材如以自己之曾襟平生之
鉅目而浪觀儒生淺小之文恐非所以薰收博取而
使人人得盡其情也公少年高科歷官清要讀古人
書擬古文字此足以發紆胃懷若夫屈身几席埋頭
瞻視終日不停披於爛惡之篇此亦太苦唯不以為
苦而從容寧耐平心降氣以俟之此皆吾輩學問之
實也閱卷時每篇完即於卷首隨意批定數字毋過
揚毋過抑三篇四篇亦復如是以後看完分列第等
易置前後只觀批語足矣更無暇再閱也蓋專閱之
時心清而見定品第之時心亂而鑿昏耳此老馬已

試之路而駿足馳騁追風逐電不俟於此然杞人斧

時心清而見定品第之時心亂而鑑昏耳此老馬已
試之路而駿足馳騁追風逐電不俟於此然杞人斧
斨不能自己也唯高明採擇

奉林退齋尊師

今年三月五舍弟師來京曾具小啟奉候諒入台覽
喜五月二十五日自杭起程至閏六月二十二日入
滇履任東望金陵天壤殊隔無繇一通問候知尊師
動履之詳每想儀刑旦暮如見不識何日振衣升堂
一聆笑語也年來道體諒是康強昨見邸報內載駱
掌科諫草可謂深知君子之心惜今時事多艱觸目
酸鼻老臣憂國不知從何處下手尊師所以憺上請

老豈謂是與善至此中間人士盛稱呂沃洲之功而
官僚深服其定變才畧以為當今有數且其精神炯
炯可敵后生以今多事之秋使呂公備器贊機務之
任其謀畧可以定禍亂其膽勇可以冠三軍此蓋試
之邊圉而見效者也尊師如以善之言為然幸為南
都留意謹具沃洲公事畧一摺附覽

寄詹忠亭道長

仙舟至南雄惠賜德音深感知已之懷車從未至長
安而銓曹於考選疏中列名待考此故事所未嘗載
者門下以此見重於當塗而虞翁知人能得士此舉

亦甚偉矣正月五日至南昌知有採珠之役嘆曰

者門下以此見重於當塗而虞翁知人能得士此舉

亦甚偉矣正月五日至南昌知有採珠之役嘆曰

朝廷捐五萬內帑以給軍餉此不足以當採珠之半

粵民久罹兵革如此荼苦其何以堪即欲具疏事勢

未便越數日見報則門下已抗論矣救民倒懸以感

悟

主上非門下覺之而誰也至於正

母后之位此尤人所難言而舉朝不敢言者嗟乎烈

烈二疏足以當臺中兩考功蹟矣虞翁知人能得

士其功効固如此哉善觀自古名臣所以師表一時

聲施後世者其度量欲寬施為欲緩用刑唯恐其過

濫疾惡不至於太嚴蓋養其和平之氣以為大受之
地也吾羊相別竊欲以此致忠而政務碌碌不克奉
告門下立朝之始見其大節既以炳炳烺烺如是因
往推求乃名臣傳正也葑菲所陳用以為一德之助
竊比常絃唯高明鑒原

寄祁門尹曹荔溪

未夏奉晤倭馬改歲矣遐想令德豈勝馳念九月間
雀心泉學憲至此知起居迪吉心泉亦盛稱門下之
賢易有之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門下為同德之人
相信如此殊為同道慶幸邇來菲事既久則民益深

懸知政通人和藹然有父母之頌矣惜相去遠甚無

相信如此殊為同道慶幸邇來菲事既久則民益深
懸知政通人和藹然有父母之頌矣惜相去遠甚無
繇知令聞之詳也向來觀自警編一書所載宋名臣
嘉言善行皆可師法門下散衙之石每指一二條莊
誦之真足以開廣見聞涵養德性若從此中得力則
行誼可方古人門下有任重道遠之具故敢以此工
聞知虛懷納善或有味於蕩蕩之言也近司中刻萬
間堂歌敬奉一幅此擴西銘所未發者也吾輩披儒
衣冠須有此識見如此學術存此心胷方是混然中
處人物門下指之座隅仰揖千古則今立心行政自
不屑於俗吏之所為而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不必外

求而自得之矣

寄邵梅墩道長

大使鄭雲河來承惠書深荷雅意善去春自廣回在
省城得會尊翁彼時聞尊眷北上故在省留連半月
甚喜接尊筆精神完固誠高壽之徵德門福慶繩繩
繼繼此豈唯江南之祥如門下者殆王國之禎也昨
於初八日得見邸報知已出館為
天子耳目侍御之臣夫不為宰相則為諫官此古君
子之所甚願者但昔年帶布之所學與今館中之所
儲養者恐所養非所用而古人所云不愛富貴重惜

名節曉知治體此三言者所當奉以周旋也今世士

儲養者恐所養非所用而古人所云不愛富貴重惜
名節曉知治體此三言者所當奉以周旋也今世士
夫沒溺於富貴之途鮮有於苦海中能自出頭者故
必不愛富貴予以守身事君正己格物然後無忝陳
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
者故愛惜名節君子所以慎周身之防也至於曉知
治體其事甚難蓋必博觀於古今成敗之迹而又熟
知夫事時利害之源相時而發待可而言方克有濟
其在今日之計正不必於多言而唯在言之有益不
必一侶群和自附於能言之流不必變更舊法而出
其新奇可喜之論不必直辭犯上以沽一時之名即

今時事多艱吾輩壞之者實多以是知曉知治體誠
不容易也門下生長大方見聞既廣家兵授受自有
淵源而經濟訐謨又平日之所素具者喜猶陳其荊
菲或亦年家之誼云爾唯高明鑒亮

寄王謫山正郎

辰陽一別倏逾十年相知故人昕夕在念緣未知動
止偕候缺疎聞晉陟刑曹每為稱慶而喜以閉門養
拙不敢求通舍弟此來幸獲瞻承通家之弟侍教長
兄懸知道義之愛不殊滑由也深切深切思昔備員
清苑諸公聰明特達者十餘人皆后先登庸有宦好

箇未有埋骨原野者矣而門下猶以靜重不群晚成

清苑諸公聰明特達者十餘人皆后先登庸有富埒

固未有埋骨原野者矣而門下猶以靜重不群晚成
大器此猶家芳已歇而松柏猶挺然於大冬嚴雪之
中斯亦奇矣門下資望已深不日當得一郡守竊意
在永州時熟計楚中牧伯其賢不肖赫然可觀也賢
者留芳不肖者遺臭無賢者什一而不肖者恒什五
要之貪欲迷人多汨沒其中而不覺爾人生富貴自
有定命人家兒子貧富亦有定命今世為官者類多
得財以為子孫計不知身沒之後痴兒子於一二年
可以蕩敗無餘而惡孽萬千延及其孫未艾也某某
今果何如耶智者固不以彼易此也省中有同志者

相與講明絕利一源不惟惠及黎民而子孫常保此
人生大學術也談王說伯於此究竟斯為實際非門
下之真實不取以此言瀆也風便幸惠德音

寄萬履菴年兄

昨十三日齋本承差行曾脩啟奉候諒已登覽十六
日有承差自京來者得邸報知山東旱蝗且復大水
生民憔悴如此在內則帑藏空虛在外則搜括殆盡
不知東郡官司值此艱難何以為計即目前已不可
支倘明年又不可量則千里之內遠憂近禍殊有可
虞不知

廟堂之上若何籌畫去年在江藩聞南昌去任太守

慶不知

廟堂之上若何籌畫去年在江藩聞南昌去任太守
葉應乾才畧出群足當一面之寄此后每會士夫深
惜其才在粵時又聞原分守嶺東馮臯謨智能料敵
勇不畏死戡定大亂其功頗多祇緣不遂鄉官劉某
之干求遂假手於人以起謗善三年之前曾與馮會
面其精神意氣尚在壯年乘此時而用之必稱任使
而葉太守者善生平未識其面此中二司皆云昔年
鳳賊之變官兵渡江若非葉君協力應援不分彼此
則鳳賊未易擒也葉君才志其有足多如此是豈可
以一眚累之也哉方今

皇朝通志卷之三

朝廷需才是急而門下夙抱忠貞望賜留意

世宗朝有禮部司務李文中者臨安府人也因議大

禮廷故三十明倫大典開載甚明此中查明不久具

奏舉人李逢暘其孫也赴京會試之便附此奉候諸

唯乞慈矧原

奉裴內山宗伯

屏居以來自甘廢黜不敢求通於大賢之門適有自

京師來者道翁眷愛之情頗殷推許之辭甚至因竊

自念何以得此當今公卿大夫都顯官居高位能獎

進善人推轂側陋者世寧有幾夫當世風頹靡吏治

不振之時苟舉得一人焉列於有位足以振英聲於

進善人推轂側陋者世寧有幾夫當世風頽靡吏治

不振之時苟舉得一人焉列於有位足以振英聲於
絕響揚美烈於無垠惜愚非其人也言官論薦誠為
國求賢之盛心在不才竊有罪書燕石之懼我翁為
不才善後之策不知何以教之

寄賴南厓主政

自入洪都幸接先範溫溫雅度退然若無每一相對
祖鄙頓釋少年老成靜重如門下者誠不多見惜會
晤未幾即爾別去不得從容侍教抱歉抱歉善竊聞
古之君子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行中肆夏周旋折旋
皆中規矩所以防非僻之生也察言觀色而又慮以

下人所以德驕恭之萌也然和而有節是謂得中謙
以制禮則非過遜與人恭而有禮此孔園所以為文
也門下接人以恭而禮似未協蓋禮貴得中不可太
過不可不及者也苟謙抑之過則禮節繁多似為強
世人已之間殊覺過勞此後與人相接步履不宜遲
緩揖讓不必過多上階過限或賓主二人相見則一
揖而升可也或有象主再揖而升可也若至於三而
賓不敢升則主又可升乎賓主相看拱揖不止失於
太過不中節文邇來與門下交接善為主時或先舉
步者此非敢僭因門下之過遜而少助之也禮無象

寡無大小毋或敢慢無上交無下文貴於得中儼如

步者此非敢僭因門下之過遜而少助之也禮無象

寡無大小毋或敢慢無上交無下交貴於得中儼如
在京時同四司往見部堂可如此舉足乎知其不能
也今撫按二司及四方賓客至貴部拜望者有如此
舉步乎知其無是也有如是揖讓之過者乎知其無
是也門下謙抑太過一舉足之下而不敢以先人而
不知己躡於恭而無禮之失矣每嘆謙抑如門下而
其失如此此不才之所為心惻而不忍於不言也唯
高明聽之不罪幸甚

奉武節菴文選

善者備員滇雲奉職無狀橫被指摘屏居丘樊省愆

內訟招尤致各皆不在人不意王所嚴道長過聽輿
人之言遂為出格之舉比時蒙公再三薦拔猥以涼
德未蒙收錄舍親孫正峯備陳其詳知己之愛銘刻
五內去夏雖辱南都諸公論薦自非我公深信不疑
疎逝之踪何敢望此九月望幸補晉臬十月終即轉
江藩節取新
命惶惑無地凡此同事諸賢悉皆用世之器尚淹草
野未沐甄收而善以末技下材誤塵任籍捫心揣分
誠逾恒品已於正月初六日就道廿日至省蒞任託
此月十九日得接邸報叨陞廣東按察使自慙尸素

深愧負乘我公為國薦賢若加諸膝而善位浮於德

此月十九日得接邸報叨陞廣東按察使自慙尸素

深愧負乘我公為國薦賢若加諸膝而善位浮於德
若涉春冰報稱頗艱益切愧悚竊念壬戌之秋
至丁卯之夏不覩日月之末光者六年矣乃今復列
冠裳之末承大賢知遇之深當竭駑鈍以報
聖朝再造之恩到若公得士之望但蹇拙之性猶夫
往昔通方之智不逮時流唯公曾教之使不致隕落
幸甚

又啓

善承門下謬舉深愧不才幸有所知敬以相告用備
採擇

原任雲南巡撫都御史游居淑德性醇和氣宇嚴重
平生清脩之節士林推重所不待言昔官雲南其待
勳貴儼然臨之不假辭色至與巡按相處老成持重
無近時屈降氣習以故彼此合謀成是貝錦若游公
者使居六卿之位其正色立朝足當具瞻之望非近
時人物類也

原任雲南布政司參議林一新清脩絕俗練達出群
昔者游巡撫往往東川遂委本官督餉忌者欲害巡
撫因誣奏林侵欺餉銀不知各哨督兵皆是二司各
道至於布政司解銀發由請府林參議止是據各道

來文派分原不曾解報到道林參議何由侵尅已經

道至於布政司解銀發由清府林參議止是據各道
來文派分原不曾解報到道林參議何由侵尅已經
雲南巡按勘明今擬降調聞歸家窮乏不能上京本
官當嚴家勢盛之日僉憲江西徘徊五年乃陞滇省
恬退之節人所難及二十八年本官以參議入賀路
費約有三百餘金行至貴州聞知被論遂將路費完
封發回布政司行李蕭然狼狽回籍夫堂途次倉皇
之時其取與大開草草不苟如此平生志操可以槩
見方今兩司才氣志節如林參議者指不多屈此亟
宜拔其沉滯升諸大僚者也善昔官雲南備知二人
之受在而今幸天日之開明尚未登用人所共惻

見任南京戶部郎中粟祁隆慶元年奉差杭州北關
抽稅此君德器粹然明習世務關上風樂不動聲色
悉皆掃除終日坐堂商旅往來通行無滯一年羨餘
有三萬餘金往時主政號稱廉潔者市買絹段不下
數百金粟君雖尺布寸帛一無吝帶常服止是布袍
日食不輕用肉蔬郡士民傳誦以為數十年無此官
也方今士節不振貪夫孔多善以為若粟君者宜加
異擢以肅官常以風厲人士者也

戶部員外將起復程金三性狷介不妄交游居官守
法毫髮不苟夏居三載杜門守禮貧約自甘同鄉叅

政江珍殷正茂稱本官居家或薪水不給親友可以

法毫髮不苟夏居三載杜門守禮貧約自甘同鄉叅

政江珍殷正茂稱本官居家或薪水不給親友可以
轉移而本官則澹然無求於人又歷官長沙河間常
祿之外潔白無染以故蕭然不能自給若程君者其
清脩介特之節亦當旌異以厲庶僚者也今當公道
大明群賢彙進之日而以上諸賢或沉淪草野未及
甄收或以常調陞遷不蒙異數私心刺刺常不自安
門下進賢不滯舉士無私採納鄙言咨詢衆論若非
誣妄願賜施行宗社生民幸甚

復思思守張石橋年兄

此月初四日陽同府差吏來得兄所惠書真所謂容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也未及開函喜動顏色詢知
動止迪言地方安寧殊切心慰與兄奉遠三紀音問
俱疎每於官輒所至得諸士人之所稱道者不惟知
兄動止之詳而又幸聞嘉樂之實無未通咫尺之書
恒以為歉乃今獲奉明教不殊面談蓋雖數十年之
別數千里之外而心不能忘彼此同之也舍弟承推
愛足感年家厚情來書云此中風土蕭條沿習陋惡
賢者居此似不為安然者者蘇受起禍四省驛驛兵
連禍結至起先臣王陽明公方始底定以后設府置
牧以馴擾之故自嘉靖戊子至今四十年餘矣

朝廷之處置得宜賢守之刑御有道地方晏然不生

收以馴擾之故自嘉靖戊子至今四十年餘矣

朝廷之處置得宜賢守之刑御有道地方晏然不生
他虞今所隸實不遠中州彈丸之地而夷情安危所
係固非可以易視之者凡須思專城付托之重慮夷
民叵測之情一意懷柔多方安輯使吾之忠信見孚
於蠻貊而諸夷帖服則賢太守明德美功固可與中
土大郡侯比長繫德矣又何蕭條陋惡之在念哉昨
榮歸台城腰間黃金纒纒赫然四品方面固工大夫
之列也

朝其名器原無二樣人心趨舍便自殊觀願見游心
古道不為外境動心幸甚

寄曹荔溪大尹

昨承夏至鄱陽迎羅麒山公會具一書令其親詣門
下奉投諒已入覽今有敝司通吏楊鑰者齎本冊赴
南京詢其前途適繇貴治相知如公固不以屢書為
瀆也鑰雖小吏而向來侍候於縉紳之側頗謹飭自
愛我公言念遠人欲知動止此吏或能言其一二也
自警編一書不知平日曾卒業否編中所載宋名臣
嘉言善行皆可師法今世士夫不欲為君子者雖有
此書受益無地我公德器粹溫虛懷受善雖不才如
喜猶勤下問况賢者百行悉備是編苟能朝夕得師

師與大賢為伍不才遠在萬里之外而以是書相投

喜猶勤下問况賢者百行悉備是編苟能朝夕得師

即與大賢為伍不才遠在萬里之外而以是書相投
所佇望於公者蕙蕞之意遠矣唯大雅留意

寄程麗川正郎

壬戌奉違倏焉九載矣末由面晤此心懸懸程心泉
參浙時曾托附一書不知曾徹左右別后江荆石殿
石汀程心泉至杭每言及高雅俱極心痛歎夫為進
士官幾二十生長歙縣守制家居至無以給朝夕
則門下於取舍之際可為矚然無累矣近世士夫號
稱知學問有大名者獨於取舍隱微之間內以欺其
心外以欺於人者衆矣門下不為皎皎之行而獨有

過人之節此非今之所謂大丈夫耶當塗欲求行誼
樸茂篤實任事之臣非門下其誰也善僻居荒徼故
人顯達者不敢具書如門下則道義之文也敬修鄙
誠謹以新刻二冊奉上請教不盡欲言

後蔡念所侍御

昔年駐節杭城幸瞻道策每思雅度恒欲瞻依但出
入公門進止未便此心恒不能忘也昨聞按藩于茲
私喜領教有日前差人往賀恐瀆尊嚴不敢冒昧具
啟辱念舊愛惠賜手書三復德音如見嚴面茲承教
雅益感盛情東望台光殊切瞻念此中流落卑官多

有五六年不能還田里者又有故官家口不能生存

雅益感盛情東望台光殊切瞻念此中流落卑官多有五六年不能還四里者又有故官家口不能生存自見嵩公蒞滇言念遠人加意津送及今生者得遂首丘死者歸魂故里一時就道先后約有數十餘人路經貴州夫馬積滯此輩誠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望門下弘敷不報之仁使扶老携幼早行一程則日受莫大之澤矣前鎮南州吏目易爻之子易贊蒙賜銀二兩凡此殊惠俱出異常知門下厚德扶危故敢以葑菲之言進也唯台紹是荷

答昆陽張知州

賢守所云政暇讀自警編明道語錄文清公讀書錄

知古人之學在身心上用功良是良是吾人所以異
於禽獸者只是此心千古聖人憂勤惕勵者只為此
心自警編所載古人嘉言善行皆不昧此心者也語
錄讀書錄皆發明此心者也然此皆其流裔也論語
一書習舉業者皆能言之然有終身不得一二句之
益者即如賢守有古侯國之責其於敬事而信三言
曾躬行一二否此三言者若能躬行其存主處謂之
天德發用處謂之王道世儒不知天德王道為何物
而不知近在目前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賢守誠
驗之居處執事與人之時有此二夫否且不必言之

夷狄不可棄即今安常無事之日能無怠惰放肆否

驗之居處執事與人之時有此二夫否且不必言之

夷狄不可棄即今安常無事之日能無怠惰放肆否
君子無家寡無小大無敢慢賢守自驗見兩院二司
不敢慢矣至於見同僚見學官生員見吏卒百姓無
敢慢否賢守欲從切近處體認須是著實用功所云
檢點病根不止客氣一滿然客氣乃其顯而易見者
賢守與言及此具見日下知所用力處其病根檢點
得出當向良醫言或可處方用藥也劉學諭醇謹恐
於此學素未留心君子欲人同歸於善不獨成己而
己也向來面論及所告者幸一達之劉君此不才意
也

復翁見海中丞

此日聞兄差人至軍門妄意或不避道小弟也至未
時二承差齎書見投深荷雅愛至念及邇方以汲長
孺謬擬善何敢當竊以左右方伯雖有汲長孺之慤
而所居不當事權必無臺如呂沃洲如王竹巖
方足以當長孺之慤真足以寢奸宄之謀耳雖然茲
固未易言也今日寢淮南之謀者不在雲南而在當
事諸公我翁夙負憂世之志者謹以附聞徐鳳行奏
議二冊贈鄔東泉序文一首附覽此於地方相關者

寄沅沙城都憲

道駕甫臨即當修候重辱存念先惠報書感荷高情

寄沈沙城都憲

道駕甫臨即當修候重辱存念先惠報書感荷高情
言謝不盡謹具菲儀專伸賀敬荷公開府坐制逆酋
使東西南北數千里內旂鼓不驚民夷安堵此知己
所以稱賀也朱約所過此痛飲劇談亦是奇會不知
何人造此媚嫉夫賁育可以干城而俾牧羊鑿錡可
以斷犀割鮮用傷以約老之才名而有此其不為人
心惻耶然剛心正氣如老柏長松雖經冰雪節槩不
改洪都此等人物恐不多見此中歷宦須有氣魄者
二三人為

朝廷持法紀於西南天地間善幸賴約老而忽然去

矣今幸羅麒老足以相倚也便中常願賜教以開愚
蒙至望至望

寄蔡念所侍御

聞憲節巡詣貴陽地方實受大惠哲人舉動群情帖
然沙城公居沅日久經畧頗多近與門下同心共成
萬全之策諒有所在若使沙城公早開府二載自可
不戰而屈人之兵惜乎其來已晚也貴當孔道滇中
行役騷擾驛堡善每經過心切憂傷以披堅執銳之
役任負重致遠之勞消耗寶多行伍空缺前此兩院
多方裁節然賢愚不同法外遺奸防範不盡近日門

下風聲所及銷阻二三負戴少蘇即為大賜大抵今

多方裁節然賢愚不同法外遺奸防範不盡近日門

下風聲所及銷沮二三負戴少蘇即為大賜大抵今日之事只宜守舊似難加增猶情則人悅執法則括尤當事者誠不可以法而徇人也門下居此誠砥柱中流矣昔年行清平道中有教諭顧堯輔者彼中人也為言軍人困苦於奔走而不才衛官放富差貧極為不平人多逃竄竊以為無法以止其不差苟於差違之中立法均平不致偏累則亦救弊之一策也此在門下固已洞燭善亦不恤贅辭最備採擇善以菲才待罪二載此中事體有難應酬未約所過此必已備悉如約所者三數輩後此夾持庶可以為

朝兵執法紀於萬里之外今鄔東泉已行約所已去
落落晨星不可多得幸羅麒山燁燁光儀班行中賴
此生色也善私念匏繫於此不知何日可以脫離往
輒可虞殷憂在念惟有見機遠去而已非大有道之
門不敢以衷懷言也不惜指教幸甚

寄永川王大尹

吾弟榮任永川急欲得此中聲聞昨見邸報知為撫
院所知欣慰無極吾弟三四年前一書生耳今中進
士為人父母一縣觀望係焉若意見少偏識見未透
舉措未當人亦少諒其心至於持守一節乃士君子

立身大閑所當奉以終身而一毫不可失者願吾弟

舉措未嘗人亦少諱其心至於持守一節乃士君子
立身大閑所當奉以終身而一毫不可失者願吾弟
存戰兢之心堅冰蘖之節此脚跟若能立定則立心
行事可以不愧屋漏可以對越神明而端居士民之
上足以當具瞻而不愧矣若稍有肥家之念則每日
巧取竊取積日累月自可坐致富饒不知心地日壞
舉動日非人心日離聲望日損惡業日增壽算日減
豈惟殃及乃身子孫必有當之者矣昔人謂為子孫
作馬牛夫馬牛猶可言也至於為子孫作蛇蝎不忍
言也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予今可不積德貽
慶以行繼繩之業而自我斬絕之乎司馬君實有言

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此今日所
當有事者也夫積陰德云者非煦煦為仁之謂也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保赤子此乃所以積
陰德也士君子十二時中常存此念則豈有差違一
人輕處一事使之不得其所者哉相去甚遠無由與
吾弟面談如前所陳雖卑近易行之說而天德王道
舍此無別法也據按草草不盡所云

謝熊北潭方伯

瀕行辱枉過再三錫之厚贐復遠饒海珠又惠之佳
集豈以謙薄如善可與聞風人之旨耶雖然翁之惠

愛大矣受教以來昕夕誦讀每一開卷如聆德音敬

集豈以譎薄如善可與聞風人之旨耶雖然翁之惠

愛大矣受教以來昕夕誦讀每一開卷如聆德音敬
服之私言說不盡善自入任以來每欲求當世賢者
事之以為楷式然遇者固多賢而賢者未易過求其
卓立於風塵之外而嶙然不污者如落落晨星吾見
亦罕矣往在西粵曾侍教於次川譚公及往滇雲獲
侍可齋游公之教如可齋之剛方博雅次川之介特
峻毅皆所謂卓然於風塵之外而不可以易得者也
及今幸侍我翁日親德範私喜平日願見而不可得
者幸獲瞻承凡一語一言一政一事如師保臨之有
所依據凜凜風節明時雨儀固非善一人之私議也

雖萍跡不定無繇常侍起居然君子之所同者在同
其道同其心苟三身必臧行已有恥雖相違日遠而
其心同其道同固如相會於一堂也翁其許之否乎
此日已至凌江明晨北征佇望殊切不任惓惓謹啟

寄谷近滄中丞

陽月拜違倭已徂冬矣向無鴻便久失脩謝昨過家
數月辱愛寶多聽聞教言皆近切人情有關政體誠
哉聞所未聞惜相違之速不得久聆明教為歉此中
三省諸大夫日瞻德容日聞道論誠任途之嘉會也
高論遠識聽者忘疲辟之群飲於河各克其量人亦

有云君子處治朝則德進今諸公日承休德豈不德

高論遠識聽者忘疲辟之群飲於河各克其量人亦
有云君子處治朝則德進今諸公日承休德豈不德
道哉聞杭嘉湖非常水災民不堪命昔富鄭公活青
州二十四萬饑民我翁於此籌之熟矣及今經綸拯
濟全籍我翁不識二十四萬起運何以議徵百千萬
錢茅何以安輯即今里長收糧多有中下人戶值此
凶年其收之納戶者決難如期而集而其室如懸磬
又無資畜可以充賠催科之嚴急如星火俾此輩覓
於日撻而填於溝壑亦可哀也翁必有以念此矣自
大糧長革而為排年免糧之時其數不過五七十石
其人不過隻身若非大糧長之糧多勢重也而免軍

又况悍特甚動輒群毆夫以孤窮里長對兇悍諸軍
其不格明矣粒米狼戾猶之可也當此玉粒之艱而
不戢強軍多取之害窮里長之斃於兇運者又不知
幾也我翁純心為民於此更望曲加軫念禁治軍人
有用強結黨毆打里長者處以重罪則懲一警百而
軍民其兩利矣

寄廬星野方伯

十二月間有人至都勻修書一封併佛書三種托李
少格寄上不知曾達否蓋欲通書左右而無其便故
念及此耳翁通來禪興何如前寄頓悟妙論及黃蘗

心要真至言也今世學道者多能講說而起悟為難

念及此耳翁通來禪興何如前寄頓悟妙論及黃蘗
心要真至言也今世學道者多能講說而起悟為難
若諳入三昧而不能照見五蘊皆空後增塵識而不
起不悟到老一凡夫也翁係累頗深一時難便解脫
今為方便法門或從漸教為宜耳此相知之情而非
相愛之本意翁原具上根一了百當決無俟於漸也
蘇州新刻六禪書為楞嚴楞伽維摩金剛圓覺心經
極可看有便人至蘇可覓一部誦習便於觀覽也王
太守行謹此附候不盡

寄瀘州守吳嘉麟

承遣人遠來惠寄書問深感公愛念之意迎檢張表

經過又承賜以白金一兩一錢凡此旅人飄泊可憐者略加存念此亦守土之責吾輩今日不可不存此心也公平生立志原是遠大別時坐論踰時無非欲公存好心行好事便是好官此時見公意氣勃勃然感動奮發若從此一念運用發生則良心美意取之無窮用之無盡龔黃卓魯即在目前不知誰政以來作用如何也聞此邦地大物衆號稱難治公聰明才力足以勝之而又不為身家起念潔然無染又常懷父母子民之心為之興利去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雖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不是過也如此則上合天心

下合民心生有顯號沒有美諡壽之所云愷悌君子

雖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不是過也如此則上合天心
下合民心生有顯號沒有美諡壽之所云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由此道也污吏昏昧不必語此俗吏淺陋
不能知此以公之壯年有志且有才故願努力常念
於別時之所云也人便幸一見報以慰遠思勿勿不
慙

奉薛三府

我公忠誠得於性生潔白起於流俗善私心每切嚮
慕但疎懶之性倦於干謁每至公門面色發赤是以
於公迹雖近疎而此心常耿耿也辱公下賢之禮不
拘形迹冀進之言皆出肺腑不知何以得此於左右

也維此菲葑何足以履高賢之採擇而公惓惓不遺
如此則夫氣味之相投亦可以仰覘我公之所嚮矣
方今為有司者日逐簿書獄訟焉已耳讀詩至緇衣
之什敬誦高誼可以比隆前人非位非位此月廿日
已蒞任託人旋謹此附謝

寄朱春菴憲副

行旌別后屢辱寄音謬接之情微於簡牘此中乏便
不能似西田源源而來也真章寄后偶於東套內得
故實迺知先翁亦曾南遊金陵又營造西宮非九廟
也幸未登軸即可便宜改換耳每接來翰知刻意操

觚一字一句比擬作者敬服敬服區區鄙見以為龍

也幸未登軸即可便宜改換耳每接來翰知刻意操
觚一字一句比擬作者敬服敬服區區鄙見以為龍
吟虎嘯原無音節風聲鶴唳渾然天成維縉變黃鳥
則有間關好音耳此石望直寫意見不事凋琢則一
開口之間使人即可以見吾肺肝若如目前云云則
心聲所露識者即得以窺吾心術也如何如何大文
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可望而知我公心事無
他而形之筆筭者尚未脫化善故敢冒昧奉瀆以公
年壯力強悟此機括剖破藩籬真所謂一日千里進
德修業不成備然大雅耶過濩之言不免過直惟有
道優容幸甚

寄張履素少參

粵中幸接尊教曾幾何時而仙舟逆發不及從容請
教殊切悵快前冬偶爾得報便即束裝未及致書一
別至今為歎公至此不知何年月善遠在滇南其於
中土誠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昔人論播州非人所居
善以數年前雷廉之間巨寇縱橫即郭門之外袍鼓
不絕死傷滿目豈人所居哉而公防禦強寇撫安瘡
痍使地方屹然有長城之恃此其功未易言也今居
此中休息數年又可以大展弘略耳人便附此奉候

寄龔春所少參

南浦奉違倏焉三載去春次廬陵曾有小啟投至宜

寄龔春所少參

南浦奉違倏焉三載去春次廬陵曾有小啟投至宜
春諒已覽入公古心竇行海內同志莫不屬心而資
望久深僅有此涉此益足以見君子之寶也不才舊
遊此中嘗言北僻官間紛華不擾可以涵養道心此
可與知己道也

謝羅麒山憲副

陳賁來辱惠書深領至愛我公不忘去人有懷繾綣
故綢繆之愛至于再至于三如此而善也曾不能少
致毫末愧赧愧赧善侍教於公八閱月矣言動行事
啓誘實多不特一時奉以周旋可幸無過而老成達

識真足以增益其所不能心感心感善嘗聞之先正
云凡人精神言動以收斂為主雖天地之化亦然蓋
專一翕聚固所以為直遂發散之地也竊窺我公平
生精神言動發散處太多吾人一身所寶者精神氣
三者而已故氣住則精住精住則神住氣行則神行
神竭則精耗苟不知節愛之法則所以勞傷其精神
者在在在之固不止於男女播精也我公立談之頃
言笑菲人或小不如意盛氣難制凡此皆足以耗損
精神而難於畜聚夫既不能畜聚而欲其生生不窮
以嗣以續恐五十以後而衰之人非可以養德而養

身也脩養家有塞兌垂簾之說善用以報答盛愛首

以嗣以續恐五十以後而衰之人非可以養德而養

身也脩養家有塞兌垂簾之說善用以報答盛愛苟
力行一二年精神完固儲一貴子或者菑莩之言亦
有裨於萬一也善無任惓惓

謝周盤峰憲會

行時辱承雅情感謝不盡自違教言倏已半月有懷
明德若隔三秋懇切懇切善比觀藥洲雅集江行侶
和集異時諸公乘時清平賦詩飲酒相與為樂一何
都也自四月蒞政以來鈞考刑獄日不暇給而公又
以軍旅之役無怠於朝思欲少效昔賢故事亦不可
得况能宿祥於山水燕笑之間耶別來潮州之報香

不得聞公長材大器雖遺大投艱運量有餘良工苦心此唯公自知之而從旁觀者祇為心惻不識何日誅滅此賊地方救寧復覩昇平景象也相去日遠相念日深臨楮悵悵殊不盡意

謝黎抑菴少參

我公未至得聞貴鄉諸君子推重之言善寤寐令儀如不克見及得見大雅實獲我心今世縉紳士大夫都高佞者多以門第相高而公獨闇然不露真所謂尚綱君子也數月以來親炙益稔則見其老成樸茂之行誠足以崇雅而鎮浮靜重端凝之操不為銜奇

而詳蒙於是益歎以為不可企及而心誠服之蓋公

之行誠足以崇雅而鎮浮靜重端凝之操不為衒奇
而譁衆於是蓋歎以為不可企及而心誠服之蓋公
修政三事其才不讓今人而立心操行不殊古人嘗
欲周旋左右景行行之者生平好德之誠也其不得
周旋左右而諸閭閻疎者訟堂公務之冗也前瑞州
道中偶同潭翁陽秋海內人物潭翁亟稱任事忠實
如公者誠不易得夫我公不邀譽名潭翁不易許可
而心服如此語云李桃不言下自成蹊其斯之謂歟
猶恆善信公之篤敬公之深而未嘗擇清燕之間奉
斯頌之教也別違以來如有所失不識何日得聞長
者之論以終身誦之善之朴愚謬承信愛吐露肝膈

非為說辭如有便鴻幸望指教

與紀振東知事

南遊至此幸接我公辭翰翩翩藻麗奪目而又識調
閑遠備然不染一塵懸知故家子弟自是與人殊別
相會以來深切愛重每欲燈前月下與公誦明月之
詩歌窈窕之章以發紆滯懷但公務倥偬誠有自朝
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者未時鎖衙以石則又鈎考
卷宗批詳文案蓋至暮而其氣幾竭矣是以好賢之
心無窮而論思之日有限遯思昔韓魏公鎮定時幕
僚有勸公登眺者以詩請之曰水底魚龍思鼓吹沙

邊鷗鳥望旌旗公以詩謝之曰細民滿壑方援手別

僚有勸公登眺者以詩請之曰水底魚龍思鼓吹沙
邊鷗鳥望旌旗公以詩謝之曰細民滿壑方援手別
院鶯花莫漫開以善之愚昧何敢上擬古人然視民
臨溺誠有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汲汲焉思以濟之
而日不暇給也我公相知出於形迹之外知不以相
會疎數為心但風願未酬忡忡如失每誦緇衣之什
不能不於邑也官職有大小唯當以盡職為心同僚
有賢愚莫非吾人之與孜孜奉公油油與處此居官
處衆之道也若夫金張許史之館乃萍梗之遭逢風
雲月露之辭非百年之事業我公美彼之聲華鄙今
之冷落此猶局於通方之見非達人之所以大觀也

昔柴桑翁辭彭澤而歸也其所往來者唯二三隣叟而已彼視軒冕若敝屣而烏知有京華文遊之盛羅耶且京邑諸賢乘時又安廣唱送和我公待次於此入社游譚夫奚不可今有官守於茲而豈可羨彼會聚之樂耶公有美質而未學恐將來不得實用請將清節翁集朝夕讀之以庶幾萬一此鄙人之所以為助也勿勿不盡

寄李節推

昔年與先尊在潮陽相處自謂相知向後聞二昆季登選頗為故人稱慶而不知其名昨聞言及不覺凄

惻參知楊武東近世所稱高賢也况其人已死歡娛

登選頗為故人稱慶而不知其名昨聞言及不覺淒
惻參知楊武東近世所稱高賢也况其人已死歡娛
怨恨今須一筆勾銷且以直報怨先師自有明訓我
公須確遵格言不得別生妄念苟意見不定輕聽人
言此不足以盡前愆而更惹物論關係不細武東壽
不稱德海內人士莫不歎惜萬一不慎是犯天下之
公議而於先公之潛德有損也特在通家敢以奉聞
幸留念我公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是謂大孝周鶴臯
公篤行君子也一言一行可為師法傾心事之必有
大益

寄李三洲中丞

善來身之行得隨杖履殊出望外幸聆道論深慰平生辱眷愛有加規誨備至惜無緣分遽爾相違蒙再賜佳章真所謂心誠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至以國朝四名臣終教以善淺薄何敢上擬昔賢然尚友古人素頗有志况承明教益懋前脩異日苟可以既前人之休光皆自今訓迪之益也翁示我周行好之至矣努力夙夜以永終譽願終身誦之

寄盧星野方伯

善未至五羊馳神左右及奉明教深慰夙懷嗣后嘗欲有所咨詢每一造門則聞道遠郭外然不意西莊

近城伊邇也夫數千里外心知如此者良會頗難亦

欲有所咨詢每一造門則聞道遠郭外然不意西莊
近城伊邇也夫數千里外心如如此者良會頗難亦
既覲止而又不得朝夕繼見又不自意別離如是之
速也猝然分袂我勞如何西莊亦隱我翁於閨中取
靜而征人漫遊於此亦浮生半日之間且領至言又
悟玄旨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有如是夫不才不習為
吏而唯有朴忠凡有施行俱出臆見我翁聰聽細大
不遺猥辱許可深慙寡昧何以當茲昔聞有草澤醫
人者其衣冠文物殊不類城市名醫而切脉處方投
之病者頗有奇效不才蒞官止可當草澤醫人而已
翁乃致悔其前日之為而進諸賢者之列過矣然同

心之言銘刻五內弗敢忘也翁聲名在海內恐不能
久卧西莊如獲執鞭追隨敢履此又是官遊奇逢也
臨楮不任惓惓

奉陰月溪少叅

去年十月間做省督學缺人有自京師傳及公名者
善未知為何如人也昨於安仁得拜門下溫潤如良
玉謙退如寒士深自嗟嘆以為浙士無緣不得過大
賢君子為之造就如此雖然浙士固不得蒙留銘之
澤也海內人士必有沾被德教者此在士夫公言非
敢為佞善辱教於門下甚晚而受愛顧深瀕行承雅

情稠至言謝不盡知己之感唯銘之五內而已人旋

敢為佞善辱教於門下甚晚而受愛顧深瀕行承雅

情稠至言謝不盡知己之感唯銘之五內而已人旋
附此奉謝不備

寄田圃泉少參

初春幸接道顏常感德愛別后每欲奉書報答雅情
因回家碌碌怠逾數月仲夏之末則又束裝為滇南
之役矣有懷莫遂徒負此心我公坐鎮信州曾不數
月而官僚敬信士民愛戴如出一辭自非冲養有素
運量得宜何以能感人動物若此善一瞻台範即已
傾心而每會海內士夫推重者亦美不容口然則當
今所稱賢者非公其誰其誰也敬羨敬羨善於閭

六月二十二日至此竊祿息已半年自視慙無寸補
不識何日得奉明教慰此積悵也

寄熊北潭中丞

道駕蒞浙不知何時善遠處邊徼其於中州事情杳
然無聞唯幸德星早臨則二浙蒼生之福也此中地
大物衆衙門嬰窟極多官吏貪墨亦衆漏網吞舟出
於耳目所不見者自如也翁精神奕朗如霽月冰壺
以斯照物秋毫難掩若得撫綏二年則風聲所樹奸
宄奪氣使小民得安田里士民有厚望焉昨見邸報
不日當晉位八座無繇沾皇治之澤矣悵悵快悵喜

歷官以來經行草萍驛近見門戶歌斜堂階傾地垣

不日當晉位八座無繇沾至治之澤矣恨快悵快善

歷官以來經行草莽驛近見門戶欹斜堂階傾圮垣
墉頽塌蓋由龐新菴題革無人居守故廢壞若此昔
年於此設驛常山玉山二縣天馬於此交代中文於
此候迎二百年來人情稍便乃今夫馬中文接應如
常而使人馳驅於八九十里之外所革者止於一官
吏之俸糧耳善所深惜者孫忠烈公一詩照耀今古
傳誦海內昔年揮洒在此驛中今碑刻具在夫今不
為脩理恐二三年後倒塌殆盡頽然殘碑沒於茂草
矣夫浮屠老子之官遍天下崇信其教者修治不遺
餘力乃今先賢立節之地而蕪穢不治斯亦學士大

夫之所深慨也詩有之日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爰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於忠烈之遺跡乎今驛
既不可復莫若改為草莽公館大加繕修舊時碑石
矮小不稱大觀今宜樹一豐碑覓蘇人善書者大書
於石另加鐫刻行常山縣歲編守者一人以司洒掃
仍乞求一名筆畫今日修治之意使後人駐節於此
者讀忠烈公之詩與修治之碑則貪夫廉懦夫立而
萬古綱常必有聞忠烈之風而擔當者苟懷不肖之
心如潘鵬王綸能有味於斯言或可以殫其邪心而
消其逸志則是舉固有天功於名教也惟高明遠圖

之郭樂泉自廣來歸於今三年矣姓名不登於仕籍

須其速志則是舉固有大功於名教也惟高明速圖

之郭樂泉自廣來歸於今三年矣姓名不登於仕籍
書問不至於當塗聲名不藉於同仇兀兀窮年誰與
憫惜善與羅麒山在此嘗憐惜之樂泉歸來之故翁
所熟知今銓曹新故代遷不復知前事矣樂泉可憐
守間過白日乎翁為

朝廷惜才為地方公舉不知大拜之後可做重一言
石麒山又言部中昔處樂泉雖無起送字樣比時樂
泉於司中持有起送公文則可靠此到部無不收選
之理及今若令人往廣中於按察司起文到部是亦
一策也翁今登崇樞要苟一念及舊僚曲為計處使

老成忠實之士敦用明時是亦以人事君大義也善
重樂泉之靜退而不肯求知於人又自隣身為遠臣
無薦拔之力也敬祈大有道唯台慈鑒照

寄三掌科書

善至此聞地方人士盛稱先任都御史呂公之功及
三司舊嘗奉事呂公者皆心服其人真有不啻若自
其口出者善於呂公未嘗識面凡舊時得於同鄉士
夫之所論議者言人人殊今聞此中所言則呂公經
畧可謂出群而其人品亦未可以輕議矣鳳賊倡亂
飛殺憲臣報至滇城人心震恐豎儒奪氣請乞珥師

呂公神色自如屹然不動視師武定軍民底寧聞警

呂公神色自如此然不動視師武定軍民底寧聞警
報盜至之時呂公運籌幕府蚤夜忘疲延見三司商
度軍務夜分忘寢者數日身勞志決卒以奏功逆祖
既除亂本始息已而王一心高欽以漸誅夷而逆西
地方居民無桴鼓之驚行旅遂出塗之願矣蓋數年
以來三賊交通相為犄角若非早滅后禍無涯此地
方人士所以盛稱呂公之功不衰也公經畧兵事不
測如淵將士受成勳中多算至於料理地方大計不
露聲色慮慎而發曲中機宜然又虛懷接人善屈群
策忠誠所動士類屬心其哭臨

世宗皇帝之喪也欲製內人素服用銀五錢易布一
疋自后以為深恨此外服用之物一錢以工不擾於
民也南中啟行篋中唯有圖書數卷此其為國忘家
諸念不起疇然無累高出青雲難以儕之君臣之列
可也惜奸人廣賄群小行私變亂國經成是貝錦滇
中人士文武將吏為之發憤興歎至今未已也今呂
公已在起用之列善又何敢白事念呂公官可不起
而其大節卓行長材遠畧則胡可使其泯沒無聞也
聞呂公為御史時用心極深以求幽隱用法或過以
求名高其於盛德不無少損比至滇中則已非昔時

人物矣議者不察猶拾舊聞不求今是使呂公晚年

求名高其於盛德不無少損比至滇中則已非昔時
人物矣議者不察猶拾舊聞不求今是使呂公晚年
進德之盛美不傳其不能成人之美亦甚矣何以慰
滇人之望而服士大夫之心也哉呂公去滇三年矣
今聞之士夫聞之學校聞之三司其誦功歸德如此
是豈人之智力所能為哉善難與呂公同鄉苟不至
滇雲則不知其賢也况京師遠在萬里之外又有變
亂是非者為之惑司銓衡者苟非通神其可得而
知哉謹述其大都如此唯門下為世道計為君子計
為滇南地方計而留心焉幸甚







